

· 新都市言情小说 ·

我曾那么接近

WOCENGNAMEJIEJINXINGFU

申 山◎著

幸福



昆仑出版社

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申山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曾那么接近幸福/申山著. —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80040 - 892 - 2

I. 我... II. 申...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7595 号

书 名: 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作 者: 申 山

责任编辑: 余天宝

装帧设计: 熊 建

责任校对: 马 涛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1.75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040 - 892 - 2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中山,有故事的女人

Tina. 龚

那是 2002 年的夏天,我搬到离公司近一些的公寓里,认识了刚到多伦多定居的中山。一个对生活充满无尽热情的女人。两个“单身”的女人毗邻而居,迥异的个性和人生经历,却在那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结成莫逆。

中山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那一身为吃不怕麻烦的厨艺。我对吃的理解是,但凡要做出美味佳肴,一定要有聪明的头脑。同样的材料,只有心灵手巧的人才能把一道菜做得色香味俱全。材料的配制,火候的控制,分寸的把握,看似简单的一日三餐,充满了艺术创作的全部过程。她说“工作是快乐,生活是艺术”,既然是艺术,就要花些心思去好好研究,何况漂泊在外的我们,只有肠胃舒服了,才抵挡得住思乡的寂寞。我眼里并不容易的食色调味,在中山的手中,俨然成了百味人生的美食体验。那时候她常说我们俩是厨房里的最佳组合,做饭的人,只有被欣赏,才有创作的激情,我是她最开心的“战斗力”。喜欢下厨的她,却不愿意洗碗,而我对于洗碗的“工作”,总是毫无怨言。很难理解这么个平日里风风火火的人,对于吃,竟有如此的耐心,什么调料、配料、刀工、火候,再大



的厨房也装不完她对吃的讲究。如今隔着山，隔着海，每每想起她坐在厨房门口的小桌旁包馄饨的专注，心底里，总不由自主地泛起一种熟悉的温暖。

加拿大的华人中，流行着一句话，说新移民的生活是“一年苦，两年小苦，三年不苦”。初来乍到的申山对这句老话，只是笑笑，以她在国内丰富的外企经验和一口流利的英语，想要找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哪里至于是那么艰难？我虽然佩服她的自信，却还是替她捏把汗，“9·11”后的北美工作市场，并不乐观，多少新移民为了份简单的办公室工作，耗尽一年又一年的时光，结果却依然是渺茫。她笑笑，除了能力和经验，还有百折不挠的毅力，不怕找不到个办公室的工作。这就是她常开玩笑说的最不缺的自信，这话若是换了别人说出来，难免被旁人耻笑为不知天高地厚的自负，可在她那里，却是令人心悦诚服的信心。这也是我喜欢她的原因，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踏实，对自己的信心也能多上一点点，互补的个性可能也是我们俩能成为好朋友的原因吧。

她常说当年在国内，就是凭着一口流利的英文，一步步地在外企里越走越高，等真正见识了她把英文用得如同中文般流利的工夫，才知道那自信中，并没有夸夸其谈的炫耀。最搞笑的是当初她去参加加拿大政府为新移民提供的英语分级培训考试，没有预约的她直直地撞了过去，结果不得不苦等两三个小时，天性开朗的她耐不住枯燥的等待，径直加入学校秘书们的八卦论坛，从绯闻逸事到时事新闻，似乎就没有她不知道的外国八卦，等到人家叫她去考试的时候，那些秘书们都愣了，这中国妞还有什么可考的，怕是来砸场子的吧？考试的结果可想而知，她被告知已经没有什么可学的，直接找工作去吧。回来后她郁闷了半天，说学英语的费用是白白地上交给了联邦政府，一点儿学习机会都没有。



但凡热爱生活的人,总是多才多艺的。以中山万水千山走遍的经历,想必是个有故事的女人。她说人生的理想是尝遍天下美食,看遍天下美景,写遍天下好文章。当然一切的前提,都是在解决了生存的压力之后。于是有一天当她说开始提笔码字儿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有故事的女人,终于开始娓娓地用笔,讲述她的百味人生。从磨刀之作的《有一种心痛无人解》,到短篇《我要我们在一起》,我终于看到她藏起来细细磨的那只笔,喜欢那种一气呵成的荡气回肠,我也和网上的朋友一起,天天追着看结局。等到《飘洋过海来看你》的那个中篇在网上开始连载的时候,我就有种感觉,这下子,她终于向着理想中的目标,开始迈进了。最让我爱不释手的还是这个长篇,《我曾那么接近幸福》,从第一章开始,我就看到了中山的影子。那么,这是她的自传吗?她笑了,故事就是故事,故事里的确有她的影子,却不全是她。她笑着说要写自己的都市言情,不要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美丽故事,要描绘的,是那个价值观转型的年代里,近十年外企生涯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那些成长的欢笑和眼泪,那些职场变换的风云……

我就这样跟着她的笔,一页页地翻看着她的外企人生,渐渐地,都快要分不清她和小马到底哪个是真实的中山,哪个是故事里的小马。和所有的网友一样,盼着尽快地看到这本书。我喜欢她的文字,喜欢她的故事,愿这个有故事的女人,用她的笔,给我们搭起一个都市梦工厂。

2007年9月1日于瑞士日内瓦



目 录

申山,有故事的女人----- Tina.葵	
苹果里有根葱-----	001
琴键上的泪痕-----	011
较量高尔夫球场-----	020
拔刀相助-----	031
猜猜我是谁-----	042
习惯搬家-----	052
这丫头不是那丫头-----	064
淑女还是熟女-----	076
天上掉下大馅饼-----	087
歌舞升平百乐门-----	098
邵强的秘密-----	110
阿勇的背叛-----	122
小马的洁癖-----	136
你交过法国男朋友吗?-----	149
女人的逻辑-----	162

目 录



衡山路, 上海的浪漫之街	175
谁是谁的唯一	189
菲奥娜的谎言	203
这个男人很帅	212
短兵相接经销商	226
情人还是老的好?	236
未曾相识旧模样	250
帮忙还是帮倒忙?	264
职场和情场	278
爱恨之间	292
老朋友的忠告	307
让我断了爱你的心	321
到底是怎么回事	334
外面, 依然是倾盆大雨	347
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356

苹果里有根葱

“小马，”阿勇的头，从那本厚厚的《管理哲学》中抬起来，若有所思地问我，“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十月中旬的上海，美丽的金秋，梧桐树的叶子开始发黄，轻轻地飘落在街道上，却没有萧瑟的感觉。踩在枯叶上发出的清脆声音，欢快，动听。就是这样一个周末的中午，我和阿勇坐在衡山路上寒舍红茶坊靠窗的角落里，各自捧着一本书，痴迷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和阿勇是同一类人，对工作永远充满了无尽的激情，不同的是阿勇一周几乎上六天班，天天十多个小时不够累的，周末还继续钻研什么管理哲学；我却是星期一到五毫无保留地交给工作，但周末，绝对是自己的。

“我哪里有什么人生理想？”我头也不抬地沉醉在泰戈尔的诗里，那些曾经是父亲最爱的字里行间，十七岁和二十七岁，能从书中体味的浪漫和自由就是不一样，“吃了就睡，人生不累，猪的哲学，我的理想。”

“我是认真的。”阿勇放下书，丝毫不理会我的调侃，严肃地看着我，“我是说你有没有想过三十岁以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三十岁对我而言好像还有一千多天的距离，现在考虑这个问



题似乎有点为时过早。不过看来阿勇并没有打算放过我，那温和的调子里，分明有一种淡淡的执著。我只好放下书，无可奈何地瘪瘪嘴，咬紧牙关想了想，迎着阿勇的目光，“共产主义我是从来没有相信过的；辩证唯物主义我是从来没有及格过的；拜金主义我是打正眼没有瞧过的；三十以后的生活，我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那么你现在好好想想，好吗？”阿勇微笑着，不软不硬的态度让人难以拒绝。躲在干净的镜片后那双深邃的眼睛里，有点不依不饶的架势。

我下意识地歪了歪脑袋，不愿意面对的问题，阿勇好像还挺感兴趣。“先说说你的吧，你总归是比我有规划的？”

见我滑头地绕着弯子，阿勇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端起他面前的咖啡轻啜，缓缓地，一如他平日的调子，“我原来希望三十五岁立业成家，现在看来只能推到四十岁了。我不在乎花多少精力去找寻、等待那个和我共度一生的女人，只要她美丽，善良，大方，温柔，善解人意……”

“打住，”我在一旁捣乱，男人总是把女人的美丽放在第一位，而女人总是把男人的成就放在第一位，为什么不睁开眼，看看彼此的心，“听着耳熟，你在填交友网站的梦中情人表格啊？”说完，径自咯咯地笑了起来。

阿勇没有理会我的顽皮，眼睛里依然是温柔的憧憬，“我希望她是个长发的美女，有银铃一样的声音。对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梦想，希望能够学会钢琴。在浪漫的月夜，希望她能伴着我的琴声轻轻地吟唱……”

“那不简单？”没想到不善言辞的阿勇，心中竟然有这么一片芳草地，“音乐学院找个长发美女教你钢琴，一箭双雕。”

“该你了。”阿勇端起手边的茶壶，慢慢地斟满我面前的茶杯，却没有接我的话茬儿，头也不抬就把脚边的球原封不动地踢回



给我。

既然无处可逃,只好先仔细想想,“到三十岁怎么都该嫁人了吧,我长得又不丑。”我停了停,咬紧下唇继续想,“终极理想是不要出来工作,朝九晚五的生活实在烦透了。找个敢娶我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阿勇忍不住轻笑了起来,这回轮到我满不在乎地补充道,“理想的生活不必再担负生存的压力,为了兴趣活着。写写字,做做饭,喝喝茶,看看书;家务事别太多,最好有人帮忙做,我只管挥动一下饭铲,调色,调味、做做创造性的工作;一部相机,一个手提电脑,尝遍天下美食,看遍天下美景。写遍天下好文章?可惜是不可能的。”

阿勇皱了皱眉,看看我,“不写诗吗?”

我大笑,若诗虽然是我的名字,但做诗是诗人的事,又哪里是我这三脚猫的爱诗人可以造次的?“诗我还真写过,还是抽象派的新诗呢。”脑子里仿佛有一盏灯,忽闪了一下,顺口给阿勇念起了十年前的“大”作,“我站在高高的山上”写实,“洗衣机轰隆隆地响”纪实,“心自由地想要飞”抒情,“跌下来,被蚊帐铸成的墙”抽象。

阿勇迅速地把脸转向玻璃窗,“扑哧”,口中的咖啡喷到玻璃上,飞快地弹回来,溅了他自己一脸一身,有几滴还不识相地反弹到我头发上,我赶紧拿起纸巾轻轻地擦拭着,愤愤地瞪大眼睛看着他,“都跟你说了诗不是谁都能写的了!还没给你听那首《苹果里有根葱》呢。”

阿勇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了,赶紧冲我摆摆手,估计还有些不识相的咖啡钻进他的气管里捣乱,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一时间围坐在周围几张桌子的人都纷纷侧目。见他艰难地弓着腰在那里咳着,我有点于心不忍,忙站起来探过身子去,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背,“好些了吗?”

阿勇清了清嗓子，点点头坐起来，脸上还挂着刚才笑出来的泪水，眼镜片也花了。见我若有所思地看着他，阿勇竭力地忍住笑，“什么？”

“你笑起来挺好看的，挺年轻也挺……”平日的伶牙俐齿一时间词穷，我只努力地搜索着合适的词汇，“挺阳光的，跟平日里的稳重不大一样，看来是得在音乐学院给你找个长发的美女做伴了，不然的话浪费青春，浪费资源。”

阿勇装作没有听见，将脸转向一边赶过来打扫玻璃窗上的咖啡渍的侍者。

我不是阿勇的红颜，阿勇像许多认识我后就将美女改了口称兄道弟的男人一样，是我的一个兄弟。两个同时漂泊在上海的年轻人，有空的时候在一起吃吃饭，喝喝茶，跟着报纸上剪下来的风情美食，开着车逛逛这异乡的都市，友情难能可贵。阿勇说我的生活看似简单，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清规戒律，什么不和同事恋爱，和单身男子出去一定是灯光灿烂的公共场合，九点半必须回家，不保证八个小时的睡眠就会长皱纹……看似随和的个性，却执迷在满腹书香的世界里。我这般聪明的女孩子，不是一般人泡得到的，好在只做了兄弟，不觉得有什么压力。拿兄弟的眼光看阿勇，才能受得了他的寡言和沉闷。我是个多话的人，多个擅长聆听的兄弟，自然是好事一桩，要是两个话篓子凑在一起，岂不是热闹得让人心烦？

那是前一年的冬天，我刚刚搬到徐家汇，离衡山路的寒舍红茶坊也不过半个多小时脚力。我没有睡懒觉的习惯和福气，每个周末的早晨总是早早地起身，收拾妥当，揣上本书，几张白纸和笔，早早地溜达到寒舍去占个靠窗的角落，尽情地享受上海冬日慵懒的阳光，伴着我的书香和茶香。和成都终日阴沉沉的冬天不一样，上海的冬日，总有机会沐浴着暖暖的阳光，虽不如北方的艳阳高



照，却是那么温和，惬意，悠闲。一过中午，寒舍就开始热闹起来，打牌的，下棋的，周围的年轻人喜欢在这轻松的红茶坊里会友，虽然看似扰乱了我的清静，但那时的我，早已经钻到书里去了，丝毫不介意周围沸腾的友情。可能是因为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侍者们大都认识了我。除了送上我点的清茶一壶和偶尔续满的茶水，没有人再走过来搭讪，我也乐得自在。

圣诞节前的一个周末，我刚刚从旧书店里淘到了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徐志摩诗集》，都是十多年前上初中时同窗借给我看过的版本，欢天喜地的感觉有如老友重逢，自然周末带到寒舍去，伴着阳光和茶香细细品味。大约是中午时分，侍者有些犹豫地走过来，轻轻地问能不能和别人拼桌？我这才抬起头，发现寒舍里早已是座无虚席，而我面前的这一方小桌子上除了玻璃的茶壶和杯子外，全被纸笔和书占据，能够挪出来让给别人的空间，怕也只能放得下一杯咖啡了。侍者说没关系，那先生已经等了二十多分钟了，就是没有人肯分把椅子和放杯咖啡的空间给他，侍者见我常来，估计不是什么难缠的人。我倒也不计较，只希望坐下来的人不要打搅我的清静。侍者连声说不会的，闪过身子让我看站在那边的一个年轻的男人。是个干净整齐的香港人，中等的身材，鼻梁上斯文地架着眼镜，见我歪过头去看他，腼腆而友好地笑笑。我冲侍者点点头，他走了过来。坐下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说道：“我不会打搅你的，只是等人，一会儿就走。”我笑笑，将目光埋回到徐志摩的诗里，偶尔信笔地在纸上写几个字，丝毫没考虑他的存在。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书终于看完了，对面的他，要等的人却似乎没有来。我自顾地合上书，喝了口茶，将目光移向窗外，咀嚼着那些美丽的诗句，伴着口中的茶香慢慢地消化着。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一个低沉的，带着南粤口音的男中音，在我对面低声地吟着《偶然》的诗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将眼神掉转回来，似笑非笑地应答着……就这样认识了阿勇，一个在咨询公司里做总经理的男人，三十七八岁的年纪，看上去永远是二十出头的精力旺盛。阿勇出身草根，是个非常勤奋的人，靠着不懈的努力一直打拼到公司的合伙人和总经理的位子，只可惜曾经相爱的人受不了冷落，早已做了人家的妻子。客居上海的阿勇，试图通过交友的网站认识些美丽的上海姑娘。但往往不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再度冷落了别人，就是像今天一样与无疾而终的网友见面。

徐志摩的牵引，我和阿勇慢慢地聊了起来。他是那种沉稳的男人，沉稳得几乎有些内向；话不多，谈起莎士比亚和徐志摩来却充满了热情。香港人所受的教育，难免有极浓厚的英国殖民地色彩，推崇莎士比亚原本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一个男人，如此地崇拜徐志摩，少见得很。他的只言片语间，洋溢着对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挚爱。但凡男人肯坐下来跟女人谈文学，大都是居高临下的架势口若悬河；谈到诗，不是雪莱拜伦，就是歌德普希金，偶尔冒出两个陌生的外国名字和所谓的流派来，那一脸毫不掩饰的骄傲仿佛是衔着象征着男人专制的香烟，你越是生疏便越发地显示出他的知识渊博；女人大都是好面子的，听不懂又不好不作声，生怕沉默会给自己带来无知的帽子，印证了“绣花枕头一包草”的老话，只好在那里忽闪几下美丽的眼睛，扮出一脸崇拜的表情，洗耳恭听。而这样的崇拜，正好满足了男人的表现欲，于是在旁人眼里，也不知道是男人在糊弄女人，还是女人在戏弄男人。只是遇到我这随性而又无趣的女人，总是坦白地承认自己的无知，直截了当地答复说没有看过，不懂，将人家满腹的经纶愣生生地堵了回去，犹如空着的肚子平白地吃下一剂不对胃口的饮食，冰凉却又乏味，怕是要立刻闹肚子的。

还好，阿勇不是那种张扬的男人，吸引我和他交谈起来的，正



是他那种含蓄和内敛的儒雅。我想他是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的，所以在我面前，即使是他钟爱的徐志摩，也没有太多的言语，只隐隐地让人感觉到他的热忱罢了，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过了一会儿，除了徐志摩的诗，我和他之间，竟然再也找不到别的话题。我知道那多半是由于他的性格，一个陌生的香港男人，面对着素昧平生的我，阅历，性格，彼此的生活背景，文化的差异，或多或少总是弥漫在小小的咖啡桌上；但或许还有我的矜持，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漂泊在外，我答应过母亲要好好地保护自己的心，不要受到无谓的伤害，于是无论是上班时还是下班后，我总是小心而又巧妙地保持着和异性之间的距离，即使是做销售的职业病，在陌生的男人面前，我也总是下意识地守着淑女的戒条，不谈一切和自己有关的话题。我们头顶的空气，就这样一下子凝住了。

阿勇似乎想让话题继续下去，于是提起了林徽因，试探地问是否了解那一段往事。我笑笑，不止林徽因，还有陆小曼，张幼仪，这浪漫的诗人的一生，哪里只是一个女人就可以了得。阿勇摇了摇头，那固执的劲头，仿佛面对的，是个相识多年的老友，“不是的，他只爱一个女人，就只有林徽因一个。”

我坐在那里，哭笑不得。似乎没有必要和初相识的阿勇讨论一个作古的男人和他的三个女人之间的爱情纠葛，人世间的情爱，又岂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因为所以？哪里轮到这些数十年后的旁观者来推敲咀嚼，岂不是有些浪费光阴？

“我将于茫茫人海寻找我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阿勇的目光挪向一边的窗子，眼睛里有一种奇异的光芒，喃喃自语。我没有出声，阿勇似乎意识到不自禁的真情流露，尴尬地笑了笑，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名片，“可以再见到你吗？”

我接过名片，笑了笑，没有问题。

那以后周末常在寒舍见到阿勇，有时候他去得早，占位子，有



时候是我。就这样慢慢地熟络了起来,以兄弟相称。

“捣糨糊,”好友猫儿听了我想要在音乐学院给阿勇找钢琴老师顺便升级到女朋友的打算,摇摇头哭笑不得地看着我。“你以为是升级电脑啊?”

“帮帮忙,”我走上前去,诚恳地把手放在猫儿的办公桌上,身子向前倾了倾,“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是比就业更严峻的社会问题。阿勇兄弟不错的。”我惟妙惟肖地模仿着《我爱我家》里的台词。

“不错你为什么不上?”猫儿鬼鬼地冲着我笑。

“我不是不来电嘛。”我苦着脸耸耸肩。这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亲人,知己,朋友,路人。阿勇和猫儿一样,是介于亲人和朋友间的知己,做不了亲人,总还可以相互帮助。

“少来啦,”猫儿哧哧地笑着,“你这鬼灵精,我倒是要看看你的真命天子是何方高人。”

“我的真命天子你活着是能看得到的,我的条件又不差,嫁得掉的啦,我保证。拜托,帮忙先解决一下社会问题。”我和猫儿之间,就是这样的亲密。公司里的人,也只有猫儿可以这样推心置腹地没有秘密。

“你还是蛮有社会责任感的嘛,”猫儿还是逃不过我死缠烂打的贫,笑着答应找找看。“怕了你啦。”

像猫儿说的那样,我这人平时是聪明过剩,一遇到情感问题,就不接招儿,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我知道都是因为那些清规戒律,文渊语录——“动什么别动心,一动就免不了会受伤害。”所以在金钟罩铁布衫的护心宝典没有破关之前,还是不要动心的好。猫儿说这样也好,没有爱情也少了烦恼,只是帮人的事情,当然要被帮助的人先同意。我得跟阿勇确定一下。

“是吗?”阿勇淡淡地,他的脸被英式酒吧里的昏暗灯光挡着,



看不见表情。

“钢琴啊，大佬。就您这样的上班，四十岁前还有三年，您能学个基本指法就不错了。”我懒得去追究阿勇的态度，“我当年可是练足了三年童子功，每星期四天，每天三个小时，自己家里没有钢琴，还要到老师家里去练。就这样，还顶多是个车尔尼的练习曲水平，肖邦的东西就彻底不用想了。时间有限，您抓紧点儿吧，哪一天‘啪’地掉下个梦中情人，您老人家的手都还是僵硬的，哪儿找庙哭去？”

阿勇沉默着。

“真的，不骗你。”我估摸着他还在犹豫呢，“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哪里有那么多未完成的心愿？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钢琴这个东西，下手越晚手指越僵硬，练基本功的时间也就越长。人生苦短，等到老了才来叹息，晚了……”

“好吧，那就试试看。”眼见我又要拿出战无不胜的游说技巧，黑暗中，阿勇沉默了好一会儿，长长地叹口气，妥协了，“但是你得陪我一起去，我的中文，你知道的，有时候难免会 embarrassing。”难堪？快四十的人像个孩子般坐到琴凳上去，兴奋，忐忑，还是百感交集？阿勇还真有些腼腆。

“没问题。”我爽快地答应下来。

过了几个星期，我都快将这件事抛之脑后了，猫儿说老师找到了，是音乐学院的研究生。猫儿某个男朋友的舅舅在音乐学院当教授，上次逛街的时候见过的。约好时间，说好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校门口等。

其实也就是八点过的样子，天就已经全黑了下来。上海是东方的明珠，早上四五点钟天际就翻鱼肚白了，晚上六七点的样子就黑了下来。刚来的时候总觉得还没睡醒呢，天就亮了，还没下班又黑麻麻的一片，住一年，就习惯了。